

柯山集附拾遺

五

柯 山 集

附 拾 遺

(五)

張 耒 撰

柯山集卷三十六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比孤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尙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

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旣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旣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寶嬰。澹澹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

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不可矣。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能所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獷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

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閒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而誅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旣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閒。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

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閒。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畱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

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脅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尙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

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

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旣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

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荊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柯山集卷三十七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卽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攷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卽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卽墨。單善爲兵。故

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惘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惘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恆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告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不

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攷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